

展覽名稱：

《手與腳的負面肖像畫》

展覽介紹：

影子

觀察捷運車廂中握著圓環或把桿的手，為了不跌倒而用力的姿勢讓肌肉、血管、骨頭清楚地隔著薄薄的皮膚突顯。車廂內光影的變化隨著車子從台北市開到郊區，手背上影子的舞動竟如皮影戲般生動。沒有仔細注意，影子的擴散性讓肉眼很難捕捉到它的邊緣，它敏感的特性只要光線、方向、溫度等外在條件改變，就會馬上變換形狀。有時候是馬、企鵝、海豚，如果心情不好就可能變成尖叫的女人、咆嘯的狗或死神的叉子……。

影子藏在凹陷的地方，身體的負面地帶。帶出來的形狀反而比受光面更具人性。沒有受光的地帶，並不代表完全的黑，反而是所有顏色聚集之所。如果身體是一棟大樓，住在夾層中的我們如同一道道的影子。生動地揮舞著肢體，傳送生命悲歌，一味想到達光亮處但卻總是忘記，留在身後的影子才是襯托光點的力道。

手與腳這兩個身體最末梢的器官，以面積比例來說擁有非常繁複的構造，像山巒般起起伏伏的血管、如地圖街道繁複的關節、指甲特殊的反光質感，譜成千百種不同的姿勢。當聚光燈打在上頭時，可以清楚地看見強烈的光影對比，顯現掩映中的特殊姿態。

光影對比強烈的手與腳，可以當作個人肖像，或許比臉更能勝任，表達個人無法被影藏的情緒。光線下最亮點可以是個人生命中最耀眼的時刻，而不同形狀的光影則是一體兩面的事件。

突觸

末梢神經佈滿雙手雙腳，它們的功能大部分都藉由接觸產生。一個平面作品除了象徵性地以手與腳呼喚既定的概念，以這兩個身體器官作為象徵符號，與觀者產生突觸的經驗，傳遞訊息之外。也在許多件作品加入立體材質的元素，使得觀者可以在視覺的突觸經驗之外實際上看到畫面中延伸出來的神經元。每幅作品的畫布都在準備過程中加入細小的微粒分子或布面、紙類的材質，當作活化畫面的營養素，更讓蠟筆可以在不同的堆積層中展現拓印的層次感。「突觸」的概念在《不求》一作中有具體的呈現。《不求》將米開朗基羅的《創世紀》壁畫中上帝與亞當的手指轉化為佛手與佛手柑。佛手柑以紗布加碘酒拼貼而成，佛手柑狀似佛手但卻非佛手，反而傷痕累累。姑且不論在傳達過程中造成的誤解與誤植可以造成什麼樣的扭曲，迎接訊息的一方總是能自我茁壯，因缺陷而更具生命力。藝術的傳遞也許一直都是誤解狀況下的溝通，但能啟發的生命力與熱情卻是越挫越勇。

展覽作品

展覽的作品將近三十件，分為黑白兩大類。一樓展覽廳內呈列的大部分作品從《指紋系列》開始，以手的指紋放大之後找出線條，以蠟筆層層堆疊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冷色與暖色交替堆積出影子豐富多變的特性。指紋的紋痕是正向軌跡，蓋印的時候沾染顏色的部份；但是指紋的負面地帶在此件作品中與背景融合一體，幾乎反客為主地成為牽動視覺流動的主軸。《指紋系列：負》直

接將負面繪畫轉為主題，將印出的指紋痕跡反白，而著重在背景陰影顏色的堆積。當負面成為正面之時，似乎打破了一些固定的思考模式，將不存在的影像從空氣中挖掘出來。看著台北的天際線，高樓大廈間的空隙其實就是你我生存的空間，佔滿整個城市景觀的主體反而不是有機的生物體，我們其實都生活在城市的負面空間。

二樓展覽廳以白色背景為主。一系列的指頭繪畫，將「手」原本多元的架構一個個肢解開來。當一個圖像只有一根手指頭，而每一個代表的都是手的本體，卻在單獨的呈現中展現驚人的獨特性。好像每一根手指頭變成一隻隻奇異的動物，飛翔在雲端。

另外，手與腳的象徵意涵常常是非常動態的，所以藉由它們不同姿勢的變換，很容易可以成功地與觀者溝通、達到共識進而傳達理念，亦可藉此便，刻意扭轉刻板印象，賦予個人詮釋。符號的象徵意涵，因個人的文化背景與涵養，決定是否能架起那座溝通的橋樑。象徵符號也因此很容易造成誤讀，圖像與觀者間的關係到了近代越發不明朗化，常常需要藉力於標題文字。《太急I&II》兩幅圖，以中國文化中意義深遠的象徵符號，加上手與腳的動態變化，將「太極」詮釋為「太急」。象徵符號的不精確性留給觀者許多視覺上的負面空間，多了想像力，同時也多了誤解的機會。但是誤解與真實意涵的溝通一但有了架構，就可以進行一連串激盪腦力的對話與突觸經驗。

我們每天都在與人與物的碰觸之中，經由眼神、手背、姿勢、言語、味道……的傳達與接收。當你忘記有語言存在的時候，身體可以更直接地與這個世界溝通……